

詩語背後

羅湖橋畔話滄桑

——深圳街道素描 (16)

● 木木

來到南湖街道，很容易讓人想到「橋頭堡」這個比喻。橋頭堡本義是指軍事行動前方設立的要塞或據點，喻義則延伸至商業、政治、文化等領域，通常指發展中的前沿或有利位置，有助於掌握主動權或控制關鍵資源。

南湖街道確實有一座橋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羅湖橋，橋不大，卻極具象徵意義。它可以說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百年互動的親歷者，被譽為「中國第一條通往世界的橋樑」。廣九鐵路1911年全線貫通，羅湖橋作為華段與英段的連接，由中國第一代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設計監造。該橋原為三孔鋼橋，1941年港英當局為阻止日軍入侵將其拆毀，日軍佔據香港後重建。今天羅湖橋香港一側，還能看到舊羅湖橋的鋼樑遺蹟，靜臥在亂枝雜草之間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羅湖口岸雖然是共和國的南大門，但周邊長期都顯得有些荒涼。羅湖橋中間有一條醒目的白線，橋頭有哨兵把守，透出幾分神秘。直到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，為了滿足迅速膨脹的過境需求，在羅湖橋東側建起了平行的人行橋，首次實現人車分流。第二年完成深港口岸配套建設，進一步修建了出入口分流的雙層人行橋。那時候，羅湖口岸客流量堪稱一絕，最高可達每天70萬人次。從這裏過境南下淘金的弄潮兒，使香港社會出現一個特殊的階層——新港人，亦稱「港漂」。羅湖橋上來來往往的港客，他們帶來的資金、技術和管理經驗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牛仔褲、花格衫、收錄機、流行歌曲等生活方式，則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符號。

羅湖橋的「橋頭堡」意義，在另外幾個地標性建築的烘托下得到進一步強化。一是羅湖邊防哨所，建在羅湖橋頭，稱「羅湖橋第一哨」。二是羅湖口岸聯檢大樓，承擔旅客出入境查驗職責，共設有查驗通道190條，其中自助通道115條，人工通道75條。三是羅湖火車站（深圳站），站台橫樑上高懸鄧小平親筆題寫的「深圳」兩個大字，格外醒目。四是羅湖商業城，作為一家主要面向香港客戶的綜合商業體，開業30多年來歷經波折，起伏迭宕，儼然深港歷史變遷及兩地人員往來的晴雨表。

由於地緣相近，人緣相親，南湖街道的港味十分濃郁，港籍居民佔比高達14%。從當年寶安村民過境香港耕作，到港商企來深圳投

資興業，再到香港政府、社會團體、專業人士交流互訪，處處彰顯出深港雙城一衣帶水、血脈相連的關係。張氏傳統村落向西村沿襲「重陽秋祭」的習俗，每年重陽節都到深港兩地拜祭祖先墓地。深圳羅湖村與香港羅湖村袁姓同宗同源，每逢清明、端午等傳統節日，兩個羅湖村的村民會圍坐在一起，邊聊家常，邊製作傳統茶粿，風俗文脈脈續不絕。

南湖街道的橋頭堡意象，除了羅湖橋及其相關口岸建築群，還有兩處也頗具代表性：一是深圳國貿大廈，一是漁民村。

國貿大廈離羅湖商業城一千多米，步行十幾分鐘即可到達。這是一座頗具傳奇色彩的大樓，誕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。當時，呱呱墜地的深圳經濟特區準備建一座地標性建築，目標盯上了香港皇后大道上一棟66層的圓頂高樓——合和中心。合和中心1980年落成，是當時亞洲最高建築，也是建築師出身的合和集團掌門人胡應湘的得意之作。大樓通體渾圓流暢，尤以頂層的旋轉餐廳聞名，到上面去飲茶嘆世界，多年來一直是各國商戶和旅遊者香港之行的保留節目。得知深圳特區的想法，胡應湘把全套建築資料傾囊相送。特區建設者沒有辜負這份美意，精心設計，大膽施工，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，建成了當時全國第一高樓。國貿大廈1985年12月正式竣工，旋即風靡大江南北，迄今仍作為「深圳速度」和「特區精神」的象徵，屹立在歷經滄桑的深圳河畔。

國貿大廈甫一開張，各地遊客趨之若鶩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國際政要亦紛紛登臨，一時風頭無兩。由於政商要人來往頻密，國貿大廈一度被戲稱為「市政府第二接待辦」。其中，鄧小平1992年初在此發表談話並深情眺望香港的場景，定格在中國改革開放和「一國兩制」的歷史畫卷之中，讓人印象尤其深刻。

除了官方象徵意義，國貿大廈也是一處承載市民記憶的地方。大廈總建面約10萬平米，集商業、貿易、辦公、飲食於一體，以「中華第一高樓」的雄姿讓南北往來多少遊人留連。想當年，外地來的朋友，不上一個國貿大廈，都不好意思說來過深圳，東道主也覺得很沒有面子。特別是頂部的旋轉餐廳，幾乎完全照搬了合和中心的設計，去那裏吃一頓地道的粵式自助餐，對海內外遊客具有特別的吸引力。



● 羅湖橋第一哨。 作者供圖

如果說國貿大廈是「對外開放」的橋頭堡，漁民村則是「對內搞活」的橋頭堡。漁民村位於羅湖橋下遊數百米，沿深圳河步行拐過一道彎便到了。這裏原是一個由33戶人家組成的自然村落，祖輩捕魚為業，以船為家，即所謂水上疍民，俗稱「水流柴」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在人民政府的鼓勵和幫扶下，居無定所的漁民棄船上岸，農漁兼營。深圳特區成立之初，羅湖火車站一帶移山填水，大興土木。漁民村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，組建車隊船隊，為建設工地運送砂石磚料，積累了第一桶金。隨後一發不可收拾，與港商合作開展「三來一補」加工、酒店租賃、水產養殖等多種經營，成效立現。1981年漁民村戶均收入即達10,588元，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。

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時，專程到訪漁民村。此後，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多次蒞臨，漁民村彷彿成了沿海改革開放和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標本。如今，漁民村整體改制為農工商聯營股份公司，村民一半在村裏居住，一半外出，相當一部分去了香港定居。每家每戶都擁有一單元12層樓房，頂層用於自住，其餘11套出租。村裏還以公司名義開發大型商住樓港逸豪庭，業主大多是香港居民。

實踐證明，改革開放的前提是開放，主要表現也是開放。中國經濟改革對外稱開放，對內稱搞活。對內搞活其實也是對內開放，通過開放調動人的積極性。據有關介紹，隨着新一輪深港合作的全面展開，南湖街道將與香港北部都會區核心地帶深度對接，共同打造羅湖口岸經濟帶。假以時日，深圳河或許真能成為巴黎的塞納河、上海的黃浦江，以多彩的城市霓虹，演繹別樣的南國浪漫。那時候的羅湖橋，又將帶給我們怎樣的期待——

第一哨前第一橋 一橋煙雨化商潮
商潮滾滾長風起 從此漁村不辦還
旋轉餐廳迎遊客 直通口岸送新僑
往來多少滄桑事 盡入南天逐夢驢

來鴻

● 胡賽標

桐花淚

五月時節，經過故鄉湯子閣溪畔，我總會看見幾棵梧桐開滿雪白的桐花，微風吹過，凋落一堆細碎寂寥的桐花，像母親的淚……

那一夜，我永遠無法忘懷。夜色如墨，一盞煤油燈蹲在方桌上，捻小的一豆燈光顯得細若游絲。母親伏在桌子上，肩膀微微翹動，哽咽抽泣，任淚水浸濕衣袖……童年的我，看不見母親的臉，卻隱隱覺得空氣異常冷寂。哥哥牽着我的小手，轉過屏風，拉我上觀音棚房間睡覺。登樓時，我遲疑地問：「阿媽怎麼啦？」

哥哥沉默一會，低聲道：「公爹（外公）去世了。」我突然感覺母親是這樣的孤獨無助，我一句安慰的話都說不出來。母親的娘家在漳州，山水迢迢，相距幾百公里。當年她嫁回永定，幾個人走蜿蜒的山道，繞嶺過澗，夜幕降落，就在半路投宿。現在父親生病，孩子蹣跚學步，一個弱女子哪能耐回去呢？無數念想、痛楚、委屈，化作她低低的涕淚漫向額角。幼稚孩童，怎麼能懂母親淚珠的滋味？

情感上，我似乎是一個慢半拍的人。那年，經人介紹，我談了一個女友。父親早已辭世，三個哥哥娶妻分灶。母親與我、弟妹相依為命。女友要我入贅他家。母親聽到了消息，忽然有一天趕到我學校宿舍。她一聲不響地凝視着我，眼淚啾啾地落下來……她像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。她沒有一句訴苦，卻似乎用冰冷的淚水在向我訴說。她含辛茹苦養育的兒子，沒有一句囑咐，沒有一言安慰，就要離她而去。這一刻，她靜靜地坐在木沙發上，不停揩拭湧出的淚水。我注視着母親，皺着眉，手腳無措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：女友家離得並不遠，我也在學校上課，怎麼就傷了母親的心呢？我從未見過母親這樣默默流淚，她紅腫着眼，沒吃飯就回家了。後來，我與女友因瑣事分手了。

當溪水深流變成砂礫荒灘，自己做了父親，才漸漸明白：為人父母的幸福，不過是有孩子陪伴身邊說說話，給孤獨的心一個慰藉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母親是一個不懼生活貧寒的人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家裏常常沒米下鍋，我煮着餃子供全家充飢，母親甘之如飴。我交不起學費，蜷縮在房間裏，不敢去上學。母親眼裏閃過一絲無奈，就哄我說：「已經跟老師說了，學費遲點交，你先去讀書吧。」我怯怯地皺着眉，說：「老師已經催欠費的同學三次了。」母親沉默了。她挑着一擔青菜到村中「禾古堂」去賣。

每當過年過節，她把肉讓給孩子吃，而自己卻只撿無肉的雞爪、雞翅吃一點。有一次，姑丈來了，割了半斤牛肉來，母親煮了，讓父親陪姑丈喝酒。而母親與我們站在灶房裏，鍋蓋上擺着一碗青菜、一碗醃菜吃飯。我們從不抱怨，母親也未落淚……

那年夏天特別悲愴，母親落淚了，泣不成聲。大哥帶着遺憾與痛苦撒手人寰。我們商量着讓母親看大哥一眼，掀開白布，望着大哥蒼白浮腫的面容，母親站立不穩，顫抖着，側着身，痛哭失聲。大哥作為家中長子，是兄弟中最有孝心的。幾乎每個星期，他都要從老家中川村來下洋看望母親，哪怕只是與母親扯上幾句話。大哥很早就將母親的照片放大，掛在自己的飯廳裏。那時，我還不理解這一舉動。母親夜不能寐，哭了一個星期，容顏憔悴。木訥如我，情商總是慢半拍，沒能為母親送上隻字片語的撫慰，成為母親心靈的手杖。

望着泥地冷艷細碎的桐花，彷彿母親的淚。我心中冒出一個念頭：為人父母的幸福，不過是有孩子陪伴身邊，給孤寂的心一個慰藉。它與錦衣玉食無關，與富貴貧賤無關。而世間多少兒女慢了半拍，錯過母親的桐花淚……

粵語講呢啲

●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改名」可「趨運」嗎？



王菲，幾標致呀，聽講細細個已經上央視獨唱，之後仲有人掘出唱碟嘍！
呢兩幅相係佢唔啱落嚟香港影嘅，未做歌星之前佢做過模特兒嘍！佢嗰個年代的人會覺得佢「鄉(梁4-1)」咁嘍！
咁會不利佢聲譽發展來嘍！
所以開唱片公司唔同佢改名「王靖雯」囉！
聽落都係好普通嘍，不過就夠「港味」！
聽講「改名」會「趨運」，可能有咁嘅意思呢！
初頭發展半紅不黑，卒之憑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爆上；跟住嗰年就用返「王菲」個名...
始終講實力，「運」同個「名」唔一定冇關係嘍！



我羅維改你做「成龍」，就係想你成為「李小龍第二」！開講有話，「望子成龍」，我會當你仔咁栽培！嘩，「成龍」我開部《新精武門》過你頭嘍，同佢扮好李小龍呀！
以為改「成龍」個名就唔啱，點知李小龍係世上獨一無二嘅巨星，扮得幾似佢係扮，唔怪得票房咁慘淡！我出身「七小福」，至叻就跳跳舞紫紫、跌跌撞撞；不如做返自己，話唔定殺出條血路哩！
《粵語講呢啲》
「改名」可「趨運」嗎？

命理上有「趨吉避凶」，也有「趨運」——「趨向/謀求」運數，用意展望將來有不錯的發展。今期兩位主角王菲和成龍也曾在其事業發展的軌跡上以「改名趨運」，概述如下：

王菲，1969年出生於北京，媽媽曾是煤礦文工團的女高音。在母親的熏陶下，她自小喜歡唱歌；小學時入選中央電視台的銀河少年藝術團，並曾於1983年在央視六一晚會上獨唱幾首名曲。1985年，王菲被唱片公司相中，推出首張專輯，翻唱其偶像鄧麗君的名曲《風從哪裏來》，其後又再推出幾張專輯。

1987年，王菲移居香港。來港初期，她曾擔任模特兒。1989年，她參加「亞太金筆流行曲創作大賽」，獲得銅獎，正式簽約出道。同

年，王菲在推出首張抒情風格的粵語專輯之前，其所屬唱片公司特意為她改個藝名「王靖雯」——一個不少香港女孩改的名字（多為同音的「靜文」「靜雯」）。原因是公司認為王菲這個名字過於內地化、欠缺了「港味」，且「改名」或有助「趨運」——因當年的社會氛圍普遍存在着對內地身份的偏見。

即便王靖雯具備得天獨厚的音色、音感，且唱出極具個人風格的歌曲，出道頭兩三年的成績只是不過不失。直至1992年，她憑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才正式突圍——這首歌為她帶來多個音樂獎項，奠定了她在香港樂壇的地位。

1993年，她同時推出《執迷不悔》的粵語和普通話版，同樣大獲好評；「樂壇天后」之名悄然而生。

1994年，王靖雯毅然向公眾宣布——我的名字叫「王菲」，正式棄用藝名。王菲最終憑歌藝「還我真名」的本色一舉打破「改名」可「趨運」的主觀願望。

國際知名巨星成龍，原名陳港生（又名房仕龍）。童年時他加入由古元創辦的「中國戲劇學院」，同時也接受嚴格的北派武術訓練；于師傅為他起了個藝名「元樓」。「元樓」後來以「陳元龍」的藝名加入電影圈，也曾在李小龍的《精武門》和《龍爭虎鬥》中當龍虎武師。

1973年，如日方中的李小龍猝逝，算是一手捧紅他的導演羅維急於找個「李小龍第二」，以延續小龍生前開拓的武術電影領域。就在此時，身手不錯的陳元龍進入了羅導演的視野；1976年他籌拍《新精武門》，就找來陳元龍當男一。為了讓觀眾知道片中的正是他們心目中的「李小龍第二」以及表達電影公司對他的期盼，羅維（後來成為他的契爺）特意給他改一個全新藝名——「成龍」。

當其時港台眾多片商「不甘後人」，以致以「李小龍第二」登場的人此起彼落。這類電影的票房也有一定成績但不算可觀，當然也有不少「揸車邊」（乘順風車）的落得慘淡收場，《新精武門》正是其中一部。跟風失敗是由於李小龍的「形與神」是唯我獨尊、無可仿效的。

1978年，監製吳思遠除洞悉跟風沒市場外，還看準成龍的長處——具純熟的翻騰跳躍技巧；於是向羅維借用了他，推出由袁和平執導的《蛇形刁手》和《醉拳》兩部動作喜劇電影，從此聲名大噪，問接否定了「改名」和「趨運」的必然關係。成龍在擺脫了「李小龍第二」的形象，且「做回自己」之後，成功地在往後幾十年開闢了一條很「個人化」的黃金電影道路。

生活點滴

● 楊澤方

背簍裏的夏天

兒時，我的世界是川西南一個小小的山村。那裏，家家戶戶都養着水牛。水牛的胃口大得像無底的山谷，於是孩子們也成了山野裏忙碌的一部分，日日與放牛、割草為伴。我總是自告奮勇去割草，自認為割草更加自由、更有樂趣。

那時候，田地包產到戶，自家田坎地坡上的草都是家裏必需的，顯得很金貴，不允許別人去割。所以，小夥伴們只能三五相約，背着背兜到離生產隊較遠的山林裏、溝渠邊割草。草少人多，青草常常剛冒出來就被割了頭。

那是一個夏天的午後，太陽像個大火球，遲遲不肯歸去。知了躲在樹蔭裏有氣無力地呻吟着「熱啊——熱啊——」我們幾個小夥伴坐在大林山的樹林裏，頭戴柳枝編成的「草帽」，望望天邊的大火球，又看看身旁的空背簍，心裏像有一群蟻在爬。

「去『借』點吧？」小柯眨眨眼，手指向遠處一片青草茂密的地坡。大家心照不宣——再沒收穫，回家可不好交代。

我年齡最小，被安排當「哨兵」，發現可疑人物，便高喊：「狼來了！狼來了！」他們就會快速「逃跑」。這份差事又輕鬆，又有面子，我便欣然答應。

俗話說：「站得高，看得遠。」我像隻小猴子，「嗖嗖嗖」爬上半山腰的一個山嘴。蹲在山嘴上，我很快就開了小差：追知了、攔蟻蟻，玩得不亦樂乎。

突然，一聲怒吼炸響——「小鬼崽子，敢偷我家的草！」一位婦女氣勢洶洶地向全神貫注割草的小夥伴們奔去。小夥伴們見勢不妙，扔下背兜，四下慌亂逃竄。

那個婦女餘怒未消，罵罵咧咧地將幾個小夥伴背兜裏的草全都倒在路旁，將背兜一個個扔進了水田裏。

我自知失職，羞愧難當。等那個「癩婆子」一走，我趕緊跑下去，從水田裏撈起背兜，清洗乾淨。小夥伴們數落了我一通，各自背上背兜，像鬥敗了的公雞，耷拉着腦袋，紛紛走進了山林深處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我

們割取的不僅是青草，更是他人田地裏不容踐踏的生計；而山林的寂靜深處，才有真正屬於我們的、無愧於心的綠意。

然而，童年的韌性總能在泥土裏重新扎根。當鐮刀再次揮向得到「許可」的草叢，另一種秩序下的樂趣，便又悄然萌發出來。

也許我天生手腳笨拙，割草總是比小夥伴們慢一些。於是我便常常提議玩「打叉」遊戲，自告奮勇去割來幾根樹枝，搭成一個「三角叉」。每人拿出一把草，堆放在地上作為「綫頭」。我們都退到10米開外，逐一向「三角叉」擲出自己的鐮刀。誰的鐮刀打倒了「三角叉」誰就獲勝，那一堆由大夥湊集起來的「戰利品」便歸他所有。雖然我割草不行，可我投擲技術一流，總是贏多輸少，彌補了我割草慢的缺陷。

割草還有一項福利，那就是「扒地瓜」。這裏的地瓜是一種野生的、小型漿果狀的野果，學名通常被稱為「地果」或「地枇杷」。地瓜成片成片地生長在山坡上、田埂邊，倒卵狀橢圓形的葉片綠油油的，生機盎然。「六月六，地瓜熟。」農曆六月，地瓜熟得正透，熱烘烘的土腥氣裏混着一絲若有若無的甜香。小夥伴們赤着腳丫子在山坡上呈「一」字排開，趴在地上耐心地搜尋着。

我用小手在盤旋的草根間急切地摸索，指甲縫裏塞滿了紅褐色的泥。突然，指尖觸到圓溜溜、軟唧唧的小果。我定睛細看，那一片密密麻麻躺着一堆好地瓜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顆熟成醬紫色的地瓜，顧不得沾着泥星子，忙不迭塞進嘴裏，那股帶着土味的清甜立刻在舌尖炸開。我一邊慌慌張張地摘，一邊往兜裏塞，心裏像淌着蜜。

太陽西斜時，我們背着滿簍青草，揣着滿兜野果，晃悠悠下山，心裏美滋滋的。

兒時割草的那段日子，苦裏有甜、忙中有趣，就像野地瓜的滋味，帶着泥土氣，卻一直清甜到記憶深處。

詩詞偶拾
孟夏的故鄉
大運河，波光激盪
河畔，鮮花綉滿，布穀和鳴
杜鵑、月季、石榴花紫嫣紅
繡球、牡丹像孟夏的信使
姆姆來遲，報告故鄉春盡夏至的消息
紫燕築巢，老屋餘音繞樑
茵茵草地，一場盛大的風箏賽
藍天下的自由，是人們永恆的追求
溪水汨汨，恰似貝多芬田園交響曲
朵朵雲彩，為風和日麗的故鄉臉書
孟夏的大運河，宛如一條玉帶
穿過城郭，村莊、田野，穿越故鄉
繽紛的花葉在細雨中褪下迷人的容顏
碧波蕩漾的運河，是雲水的故鄉
生機盎然的河岸樹木葳蕤
田野鬱鬱蔥蔥，河岸鮮花斑斕
午時的村莊炊煙裊裊
當接力盛開的花穿越時空
激情澎湃的大運河，正以博大的胸襟
擁抱日月綿長的璀璨之夏

● 俞慧軍